

四季布衣

王太生

布衣，是衣衫的质地，亦是神态和姿态，格调与风貌。这份装束是朴素、柔软、低调、内敛和微不足道的，有霜雪和风尘纷落上面。

春天，我穿一件棉衣去拜访一个人。这件棉衣，是冬天过渡到春天的装束。初春时，天气乍暖还寒，旧棉衣不能贸然脱掉，我穿着它，邀朋友去南山看梅花。

中年男人在这个季节，衣裳是应该敞开的，既是冬装，又作春衣，显示出一种保守和中立。

一个人，一年四季穿过的衣裳，不过是夏天薄衫，冬天棉衣。冬春、夏秋，厚薄短长，披着杂陈，是所谓二八月乱穿衣。

穿过的衣裳上有泥渍、汗渍、菜渍和酒渍，还有一个人的气味。

布衣，是寻常百姓的日常穿着。古画中，那些熙攘的小人物，穿朴素的衣裳，在烟火尘世中忙碌奔波，亦有锅灶烹煮，旷野听风的神情悠然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里说：“上曰衣，下曰裳。”裳是裙，而非裤。衣裳和衣服，一字之差，却有不同意境。衣服雅，衣裳俗；衣服硬，衣裳软；衣服官场，衣裳民间；衣服书面，衣裳口语；衣服修饰，衣裳妥帖。

我认识的小城诗人老K，一年到头喜欢戴帽子。帽子是一种遮掩，灵魂和躯体的遮掩。他说，如果不戴帽子，会觉得自己像裸体。

在古代，你会穿什么衣裳？有一天，我和朋友张哥讨论这问题。张哥掸掸身上的灰尘，说，他虽然开小厂，却不把自己当作什么老板，不必把自己太当回事，就穿一件普通的青衫，骑一头毛驴，到银行去借钱。张哥对老婆可不敢马虎，他要请手艺最好的裁缝，做一件百鸟裙，将几种鸟羽捻成丝和线作面料，将老婆打扮得雍容华贵，毕竟从穷小子起，跟了他这么多年。

人与衣裳，是有朴素感情的。我19岁那年，跟几个朋友去淮安。临行前，觉得自己缺衣裳。我对外婆说，我要买一件衣裳。那时外婆手头拮据，她迟疑了一下，和我商量：“等几天，不行吗？”我说，不行，我要出门，缺衣裳。当天，路灯初上时，我从小城百货大楼，匆匆忙忙

拎回了一件新衣裳。那次少年行，我穿着那件夹克，在吴承恩故居，像只猴子爬上蹿下地留影。返程时，又路过汪曾祺的老家，和一尊古塔合影。虽然多年后，那件夹克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弄丢的衣裳，就像走散的亲人和朋友，我有时还会想起它。



春天的召唤 李昊天 摄

记得一件衣裳，有时会想起一件事。有年冬天，我穿西服从南京坐火车去济南。我和堂妹去城外看黄河，冽冽风中，就觉得冷了。至今想来，这大概是我到现在，唯一穿错的衣裳。

文人都有自己的衣裳符号。张爱玲爱穿旗袍，旗袍衬托着一代才女的优雅和孤傲。民国文人刘文典喜欢穿长衫。长衫，宽松而修长，大师出门像个妇女穿裙子，扫地而行，看不到脚，又极易踩到裙边，只能轻迈莲步，轻轻走，缓缓行，走路的姿势有些滑稽。

屈原在《涉江》里说：“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。”腰间挂着长长的宝剑，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帽，身上披挂珍珠，佩戴美玉，高视阔步，对这俗世，别人的怪异眼神，置之不理。

一个人不会在冬天想起夏天穿过的衣裳，也不会夏天想到冬天穿过的衣裳。倘若冬天穿夏衣，夏天穿冬衣，季节颠倒，那只能在粉墨厚重、水袖纷然的古装戏里。

衣裳，可以读出这个人的淡定，忙碌；清瘦，丰盈。

穿粗布衣裳的人，安稳、平和、性淡泊，要求不高，欲望也少，面容平静。元代张养浩一首散曲，道尽凡人平淡生活的惬意：“布衣得暖胜丝绵，长也可穿，短也可穿；草舍茅屋有几间，行也安然，待也安然；雨过天晴驾小船，鱼在一边，酒在一边……”

再说，张哥虽然是个老板，他晚上喜欢喝糝儿粥，“呱滋、呱滋”嚼咸菜、萝卜干，清心寡淡，滋味长，怎么看也不像个老板。诗人老K，衣裳随便，脾气任性，不熟悉的人，也想不到他是个文人，但他像一根藤那样，飘逸而恣肆地活着。

我喜欢“岁月绵长，衣裳薄”“风冷衣裳脆”“身上衣裳口中食”……这样的词句，有时光包裹生命的紧缩、苍凉。

人到中年，衣裳的颜色渐渐收敛，就像一年四季，走过繁华盛世，只剩下一个人的黑白山水。

爱吃海虾的小叔

彭伟栋

小叔爱吃海虾。我每次跟他吃饭，他总会点一盘海虾大快朵颐。他爱吃海虾到了骨子里吧？小时候，我一直不懂。经历了一些事，后来才明白。

小叔是建筑工程师，1980年代初从陆丰去深圳谋生，多有艰辛。随着他的不懈努力，工作渐有起色，局面打开了，自然十分繁忙。奶奶在陆丰老家住，小叔也忙里偷闲，时常回来看望奶奶，跟我们一起相聚。

那时父亲的工资不高，经济比较困难。他一回来总会带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或拿些钱给我们贴补家用。虽是亲人，但毕竟已经分家了，可他一直挂念着家人。

小叔有次回来，只有我和奶奶在家，他在沙发上刚坐了一会便去了菜市场买菜。不一会，他回来了，手里拿了一大袋活蹦乱跳、长着长须的棕色大海虾。他穿起围裙，拿起剪刀对海虾开膛破肚，将虾脑袋、大刺一一剪掉……他忙乎好一阵，才终于起锅上盘了。

想不到小叔能做上一手好菜！小叔当时去深圳工作已十多年了，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工作经验，还造就了他高超的厨艺。记得他当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：“出门在外，谁也不容易，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，只要迎难而上，积极面对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我眨了眨眼，似懂非懂。

那一盘变深红的大海虾摆在桌上，让人垂涎欲滴。小叔和奶奶聊得不亦乐乎，却还不忘剥了一只又一只的大海虾送到我和奶奶的碗里，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阿栋，多吃点海虾，可以长得更高啊！”我连连点头。

小叔对家族的事异常关心，他知道我们揭西五云老家名曰“谦信居”，多少年了，门匾上一直刻着这三个仿佛闪着耀眼光芒的字。小叔求知若渴，问了很多老家的祖辈，了解名字的由来。但由于历史久远，家族里很多人皆不知此中缘由。小叔没有轻易放弃，而是连续询问一位又一位亲戚，“打破砂锅纹（问）到底”，终于了解了家族的历史和文化。他兴高采烈地将这消息告知身边的亲戚朋友，后来，又特意请会书法的朋友写了一副介绍“谦信居”含义的对联，再装裱好，挂在老家的客厅里。如今，大家一回来，抬眼便看见这副对联：“谦言君子德，信行古人风。”老屋破旧，虽维修了好一阵，但终归抵挡不住岁月的摧残。可是，小叔依然要请人书写这副对联，给后代一个好的传统教育，这难能可贵，小叔心里装着的是一个“大算盘”啊！

十多年前，父亲病重，入院治疗多时，我们陪伴在他身边，知道药石无灵，遂生绝望之心。可小叔小婶始终劝我们要振作，他们竭力求医问诊，寄来多罐名贵中药，说要给父亲试试，只是结果依然不尽人意。父亲的病情继续恶化，我们不想父亲在外面“出走”，便想回家安置。我打电话告诉了小叔，但他却说：“转医院，继续治疗，千万不要放弃！”瞬间，我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可惜，天不遂人意，父亲没有等他回来，便撒手人寰了。我想父亲在天有灵，内心也是感激这位弟弟的。

小叔是较真之人，他虽出身理工科却讲究文字的推敲，要求精准。当年父亲走后，大家悲痛欲绝。父亲后事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要念悼词，小叔自告奋勇写悼词。初稿出来后，他给我们一一阅览，我们提了点意见，他又综合意见逐一修改。我以为就此完成了，谁知他眉头一皱，又详细看了一遍，动笔再改了一次。我看到这份初稿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和修改符号，抬头看他却丝毫没有疲倦之色。也许，在他看来，死者为大，应该给其兄长最后一份完整的“人生总结”。

如今，我们兄弟已长大成人。可小叔小婶有时见面总会偷偷塞点钱给我们。天冷了，他们会拿点钱给我弟，叮嘱他添衣避寒。我去深圳时，也会拿钱给我当车费……我们虽然一一拒绝，但内心仍然感到温暖。如今，小叔见到我，常会说：“多买点海虾吃啊！”这句朴实无华的话，蓦然让我想起当初他剥海虾给我吃的场景，岁月流逝、千帆过尽，终究不改其真性情。

年岁渐长，才知海虾的价值。小叔长在近海之地，以前常吃海虾，久而久之，自然对海虾情有独钟。

前不久，小叔回来，我们一起聚餐。他点菜时又点了一盘清蒸海虾。席间，他总叫我们多吃点海虾，不过再没有剥海虾给我吃了——他当然是认为我已长大成人了。我仔细打量他，蓦然发现：他高高的个子，虽然走路时依然步伐矫健，但青丝不再，多根白发悄然露出来了，脸上出现了风高浪急般的皱纹。原来，小叔已步入古稀之年。

岁月不能回首，唯有这样的亲情才能久远。